

沈亚作品集



斑蝶

一场大火让他失去了心爱的女人
也让他从此蹉跎下来……

30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IN 47.57-51

1130

82070

斑 蝶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亚作品集、台湾沈亚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1.12

ISBN7-104-01156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2245 号

图字:01—2001—2902 号

沈亚作品集: 斑蝶 沈亚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7-104-01156-0/I·472 全套 38 册 定价:372.40 元

本册: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，1959年10月6日生辰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，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，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，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魔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，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，是否如作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群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，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面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，更深刻。

第一章

周黛眉告别歌坛演唱会·XX 纪念馆

“周黛眉小姐，听说你退出歌坛是为了结婚是吗？”

“周小姐，决定得这么突然不会太可惜吗？你现在的名声正如日中天——”

“对象真的是祁寒吗？听说你们已交往两年多了，是吗？”

她含羞微笑，娇媚如花的脸上泛起一片晕红，乌黑的星眸扫过小小的会议室内，新闻界的记者们光是看她幸福的表情，便知道传闻的可信度有多少了！

“多谢各位六年来的照顾。”她轻轻说道，声音仿如夜莺般迷人，温柔而且多情——这正是她屹立歌坛六年如一日的最佳本钱！

周黛眉，歌坛上少见的偶像级兼实力派的歌手，六年来出过十五张唱片，张张畅销，拿过无数大小奖项，如果台湾有葛莱美奖，那么超级巨星一定是非她莫属了！

柔美温柔的外型、沙哑甜美的歌声、一双星夜般的明眸，不知撩动过多少男人寂寞的心，连女人都不得不被她的声音所感动的女歌手，在踏入歌坛六年来，从不

斑 蝶

曾有过绯闻，私生活严密得连最好的私家侦探也查不出她的任何一个疏漏！

这样一个女人在毫无前兆的状况下，突然宣布退出歌坛，怎能不引人遐思？

她酡红着双颊，羞怯地垂下眼：“我是要结婚了，婚礼就订在下个星期的今天——”

记者们爆起一阵骚动！

老手们为她感到开心，星海沉浮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急流勇退才是上上之策，尤其是有个美满的归宿，对于这个小女子来说，的确是值得替她感到庆幸！

新手们则觉得遗憾和不可思议！

怎么舍得下这一片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根基呢？多少人终日汲汲营营，就为了入觐银色生涯，而她现在拥有一切之后，却毫不犹豫地放弃！

“我的未婚夫是祁寒没错，不过，我们交往已经七年多了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也不可能有今天。”

“他不肯让你继续唱歌吗？”

“婚后你有没有打算做什么事呢？”

面对着记者们一连串的问题，以及一双双写着疑问的眼睛，她只是温柔地微笑，脸上散发着幸福的光辉

“黛眉，时间到了，快换衣服！”演唱会的工作人员走进来提醒她。

她含笑站起来：“抱歉，必须进去准备了。”

“周小姐，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好吗？”

黛眉认出对方是新闻界一个非常资深的记者，对她

十分照顾，每次她出新唱片，他总不忘给她一篇专访。她点点头：“请说！”

“祁寒先生今天来了吗？他非常少露面，今天——”

她快乐地微笑，幸福的神态令人感动：“他来了！他会在贵宾席，等演唱会结束，他还会和我们一起庆功，如果各位有时间，欢迎你们一起来。”

老记者笑了，朝她点头：“我们一定会去的，祝你幸福！”

演唱会将纪念馆并不大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，大家都争着看巨星告别歌坛的演唱会，周黛眉的魅力可见一般！

贵宾席上，著名的音乐家祁寒身着一身黑礼服微笑地坐着。

台上的温柔多情女子将成为他的小妻子，将与他共度下半生，她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女神！

他并不奢求她放弃灿烂的舞台生涯，他知道那是她一生的梦想，但她坚持要将所有的时间交给他，为他奉献她所有的一切！

在经过这些年的孤寂之后，他终于寻找到生命的春天！

台上的黛眉深情地望着他，唱着她的成名曲，款款柔情的身影和歌声令许多女孩落泪了！

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呢？

他感到眼角有些湿润，长年的孤寂总算要过去了！

突然后台一阵骚动，现场太吵了，没人注意到。他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舞台上的女人身上，直到恐怖的

斑 蝶

尖叫传出来，他仍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——

凶猛的火舌自后台毫不留情地窜出！

“失火了！快救火！失火了！”尖叫声传出来。

警铃大作，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慌乱，人群汹涌地波动，惊慌失措的叫声不断交织出一片可怕的景象！

“不要慌！慢慢来！不要慌！”安全人员拼命大吼着，但声音随即被淹没在如浪涌的人群中。

“黛眉！”他大吼，试图冲向舞台，却被人群不断往后推。

“祁寒——”

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舞台在几秒钟之内已变成一片火海！

他恐惧无比地见到黛眉的小礼服被一片火海吞噬！

人群的尖叫，他的尖叫——

分不清楚了，他只知道幸福在火海中慢慢燃烧，冲向天空，连一片灰烬都没有留下来。

那撕心裂肺的叫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？

他不知道，在那火炬化成的巨龙张牙舞爪地怒吼中，他什么都不知道了——

连泪水——连泪水也来不及流下。

黛眉……

黛眉：

你还好吗？

生活仿佛走一场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梦魇，分不清楚到底是我在过生活或是生活无情地在碾压着我；我常想，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。

别骂我，每次我的灰色思想一窜出头，你总会轻声喝止它，斥责我不该否定自己的价值，说我是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；你真是个懂得安慰人的小东西。

海文又来催我工作了，可是我什么都写不出来，脑子里连半个音符都没有，我想我是江郎才尽了。

一年来，我不曾写出过半首歌、半首曲子，昔日许多待完成的东西，到现在仍是待完成，或许永远也不会完成也说不定。

不要怪我，我曾努力过，但没有丝毫成果，反而引发一连串的伤痛，并非我不够坚强，哈！我怎么会不够坚强呢？你不是常笑我是一堵冰墙吗？我的名字真是取坏了！祁寒，就是大寒的意思，只可惜我没有那部片子里，那个男主角的性格，否则也许不会这样……

黛眉，我十分十分想念你，常常想得心都痛了！

以前你告诉我，想念一个人会心痛，我笑你傻，心怎么会痛呢？又没有心脏病，那不过是个形容词而已啊！现在我知道了。

心真的会痛的！

我的心常常很痛！很痛！

黛眉，告诉我，心不会碎吧？

心是肉做的，怎么会碎呢？

可是——

我非常需要你来告诉我，心是真的不会碎吗？

我再也不能肯定任何事了，除了你。

我搬家了，以前的别墅卖给一对老夫妇，那里对我来说太大也太贵了，更重要的是太伤心，我怎能住在那

· 斑 蝶 ·

里而不想起你？别墅卖掉后我在市区的边缘找到了一间小公寓，有点破烂，我想你大概不会喜欢，但对目前的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
说来也许你并不相信，又要说是我的浪漫因子在作祟，但是我在搬家的第二天捡到一只好美丽的斑蝶。

相信吗？我想我是真的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斑蝶：一个小小的孩子。

想你——

第二章

阴暗的小公寓里，所有的东西都堆在角落，行李连一件都没有打开，附属的家俱看起来蒙尘已久，似乎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曾有人住在这里了。

电话在角落里拼命地响着，想引起他的注意，但他只是坐在小窗子前，凝视那轮血红色的夕阳。

他的头发早已过肩，须髭也长成胡须，衣衫不整，只有那些眸子仍有着昔日的神采——但那光辉也只是短暂的闪烁过，大部分的时间里，他和路边的流浪汉没什么两样。

桌上两碗泡面和昨天一样躺在斑驳的桌面上，所不同的是里面多了几只肥大的蟑螂，毫不惧怕、公然地啃食着保丽龙碗。

屋内的光线越来越暗，血红的太阳终于苟延残喘地落到地平线的那一端，留下残败的色彩在天际闪着昏暗的光芒。

祁寒揉揉疲惫的眼睛，记不清自己到底在这里坐了多久了，只知道全身的肌肉都在尖叫抗议，肚子响亮地吵了起来，又一天过去了！

看日升日落是他每天唯一的功课，除了看日升日落

斑 蝶

之外，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事可以做，甚至连三餐都变得可有可无；海文或许说对了，他是在慢性自杀。

问题是他既没有求生的欲望，也没有强烈求死的欲望，只是脑子在罢工，很长的一段罢工。

他想不出任何理由来阻止这场罢工，因为连他的思想也停顿了，活着只是单纯地活着。

“你饿了吗？”他朝一直蜷缩在沙发上的孩子问道。

那孩子连动都没有动一下，显示了他对他的问题并不感兴趣？或者是他没有听到？他有些担心了！

昨天他刚搬进来，午后下着好大的雨，在屋子的转角处，他看到了他，一时之间，他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。

童年的梦想在那时实现了！

一团淡淡的金光围绕着蜷缩在地上的孩子身上，有刹时他以为自己的眼前坐着的是一只翩翩起舞的斑蝶！

然后孩子抬起头来；他有一双漆黑如夜的星眸，仿佛昔日的周黛眉。

那么多那么多的伤痛涌来，几乎要使他调头而去！

大雨像是天上的神仙打翻了水缸；两人在大雨中相互凝视，祁寒没有言语，他打开门，拉起孩子小小的手走进屋内，弄了一碗泡面给他，他们自始至终都不曾开口说过半句话。

孩子仍是蜷缩在破旧满是棉絮的沙发上，不言不语，似乎从不曾开口说过半句话，身体不曾移动过分毫，昨天淋湿的衣服还穿在身上。

祁寒有些愧疚了，他将他带进来，没有好好照顾

他，说不定这孩子病了！

他移动酸痛的身体，走到沙发旁，孩子睁着一双如星子般的明眸，怀着戒心地看着他。

“你生病了吗？”他伸出手想探探孩子的头。

孩子猛然跳起，缩在沙发的另一角瞪着他，凌乱的头发像是许久未洗了的垂在额头上，破烂的衣服发出一股异味，他的手脚上沾着不少泥沙，隐隐约约有些血丝沾在上面。

一个令人心痛的流浪儿。

“家呢？”他轻问。

孩子别过头去不理他，身子微微颤抖，他这才注意到天气很冷；屋内阴寒得令人瑟缩。

“去洗个澡，我弄些东西喂饱我们好吗？”

孩子依旧是一动也不动地瞪着他。

祁寒叹口气站起来，指指浴室，然后自己走进狭小脏乱的厨房；不久，浴室里传来微弱的水声，他才微微笑了笑。

最美的事物总是和最丑陋的事实摆在一起，他以为他捡到的是一只金光闪烁的斑蝶，结果是一个流浪街头、对一切事物都不信任的流浪儿。

当他以为找到幸福时——

他甩甩头，不再去想那令人伤痛的往事；有些伤口的确不会痊愈，但至少可以避免去触动它！

千篇一律的冷冻食品，不需要花上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处理好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生活品质极端挑剔的他，已不再讲究食物的美味与否，能填饱肚子不致

斑 蝶

饿死已是最大的要求！

微波炉尖锐的声音响起，他拿出两份速食走向客厅。

孩子穿着原来的脏衣服坐在他原先的位置上，对室内的一切视若无睹，他不禁皱了皱眉头，将东西摆在他的眼前后，自行李堆中找出一件干净的衬衫交给他：“换上它。”

孩子看了他一眼，无言地抓起衬衫，再次走进浴室。再出来时已换上他的衣服，衬衫下摆长得几乎要盖到他的膝盖，使他看起来更加娇小，湿漉漉的头发仍然滴着水。

“先吃点东西。”

孩子不发一语地坐在他的面前，毫无异议打开冷冻食品，狼吞虎咽起来。

他不禁有些愧疚，自昨夜的一碗泡面之后，他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自己无所谓，但眼前的孩子仍在发育阶段，常常饿肚子对他不会有好处。

“你住在那里？”

孩子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低下头来埋头大吃。

“告诉我你家在什么地方，我才能送你回去。”

一听到他要送他回去，小孩触电似地跳了起来，抓起自己的脏衣服便往外冲。

“等一等！”祁寒抓住他瘦弱的手臂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不必你赶！我自己会走！”孩子使劲挣扎，粗暴地踢着他。

“我没说要赶你走。”他避开他踢来的腿，用力抓住他的双手：“不要打人！”

孩子静下来，怒视着他：“不要说谎！”

祁寒将他拉到椅子上坐下：“我不会说谎，我只是不愿意你的家人找不到你，我不想惹麻烦。”

孩子冷哼一声：“放心，我没有家人，不会给你惹麻烦的！吃完东西我就走！”

祁寒望着这孩子出奇美丽又出奇倔强的脸：“你有地方可以去吗？”

他别开脸，忿忿地不肯开口。

祁寒耸耸肩，将他吃到一半的东西往他的面前一推：“吃吧！吃完了早点睡。”

孩子犹豫地看着他，祁寒拿起了自己的那份吃了起来。

半晌，孩子才重新端起食物开始吃。祁寒已陷入自己的思绪中，再次遗忘了他。

“我要祁寒。”

电影公司的老板叹口气，摇摇头：“金奇，不要不讲理，祁寒不行了，他来做电影音乐不会有好效果的。”

金奇推推墨镜，倨傲的态度是不容反驳的坚决：“我只要他来做这部电影的原声带，你不要拿一些流行音乐来搪塞我！我要一卷真正的原声带！”

邱老板和他的助手对望一眼，眼前这个曾在海外得过新锐导演奖的男人，气焰高涨得惊人！

什么都要最好的，偏偏电影音乐要找个冷门得要命的音乐家来做；祁寒在一年前的确红透半边天，但现在

已没人记得他的名字了。

“为什么不找飞碟或滚石的制作人呢？他们都很有才华，而且很受欢迎——”

“祁寒。”金奇墨镜后的厉眼毫不留情地扫过他们：“要不然这部电影就拉倒。”

邱老板连忙起身陪笑：“不是我不愿意，实在是找不到他啊！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很孤僻，不爱和人接触，他原本所属的唱片公司又守口如瓶——”

“我自己去找，找到了就用他。”金奇淡淡丢下一句话便往外走。

“金导演！金——”

他砰地一声关上办公室的门扬长而去；邱老板喃喃诅咒几句，他的助理对他莫可奈何地笑笑。

“他妈的！真是固执得要命！臭屁个鬼！要不是拿过几个小奖，老子才不用你呢！”

“没办法啊！现在的年轻人最吃这一套，他的上一部电影可是近年来票房最高的！好多公司想找他拍戏还没那个机会呢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惹火了老子，我一样开除他！”邱老板忿忿骂道，却心知肚明是不可能的！

现在台湾的电影不景气到了极点，倒的倒、关的关，不关不倒的也都是拍一些小电影，真正的大片没几个人敢投资，更没几个人敢拍。

想想花上一、二千万拍的电影，上戏院的人小猫二、三只，只要一部就可以倾家荡产了！

金奇是少数几个有票房保证的导演之一，他拍的东

西够水准又不花太多钱，不到一千万就可以拍成戏，且品质总是好的没话说，这样的人骂归骂，真的叫开除他，他还真是办不到！

“去查查祁寒在那里吧！”他有些丧气的交待。

“真的要找他？”

“废话！难道你要金奇知道我们根本没找过那个落魄潦倒的鬼音乐家？”

助理伸伸舌头，领命而去。

邱老板叹口气，其实他何尝不想拍一些真正有理想、有水准的东西？他又怎么不想样样尽善尽美，好拿个什么奖之类的呢？

他当然知道祁寒好，祁寒当年也替几部电影配过一些脍炙人口的音乐，但是票房啊！

台湾的观众胃口千变万化，今天捧你，明天骂你，是常有的事，想不跟流行，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，真是难啊！

“海文，有位金先生找你。”

海文自办公桌上抬起头来，小李站在门口对她眨眼睛：“很帅喔！”

她笑了笑，揉了揉疲惫的双眼：“在哪里？有没有说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，还在会客室等，要不要叫他等？”

“不必了，请他进来好了，还有，请小妹冲两杯咖啡进来好吗？记得要蓝山的。”

小李摇摇头笑道：“知道了，咖啡豆放四十九颗，对不对？”